

手便在兔子身上不停地按呀按。「慘了！兔子給你窒息死了，你看！呼吸已經一點都沒有，誰叫你口罩蓋那麼久，你不懂得麻醉是不是！媽的！」老江氣得不停地罵著。

「我一時忘了。」葉涵抱歉地說。

「這實驗完蛋了，兔子也翹了，你看到時候怎麼向助教交代？」

助教驚覺這邊有動靜，便走了過來。

「葉涵！你搞什麼鬼！」助教喝叱著。

「我，我不知道……。」葉涵只知道從那晚起，她好幾天都沒回宿舍去。

下了課，葉涵看看錶，就匆匆地趕著回去，甩下後頭老江的怒罵聲。「還來得及吧！」他心裏想著。

那段日子，大樹像失了魂地成天在宿舍外的階梯上坐著發楞，課也不上了！大伙兒都埋怨葉涵，過了幾天，大樹又撐開領口的鈕扣，頭髮也恢復原來的模樣，蹣著二郎腿在教室

後頭和那一黨窮蓋著笑話，咧笑的嘴依舊張大得佔滿整個的臉。偶而見著葉涵挽著真真走過，總會「噓！」的一聲吹著口哨。大家說大樹是英雄。

暑假一過，第二年學期才開始，同學間便議論紛紛地：「大樹沒有來註冊，真真也轉到台北去了。」大家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只是聽說葉涵憂鬱的眼神又凝結在一個叫阿華的女孩身上。

「媽的！怎麼這麼倒霉！」葉涵使勁地加速著速克達趕著回去，一邊回想著暑假的事。「看樣子大樹是對真真講了。好好的，怎麼那麼湊巧，暑假那天摟著李婉逛街偏偏撞見大樹。」葉涵想了想懊惱不已，又趕緊看看手錶加速趕往回去的路。

「大概還來得及赴學妹的約會吧！」葉涵一回到房舍，就趕緊往庭院去看昨晚的襯衫乾了沒有，至於阿華如何就隨她去好了，反正……。

治平別昏倒

周遵善



治平佝僂著身子，從實驗室拖著沈重的步伐出來，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。「幾乎每次都被罰整理實驗室，真洩氣！認真真地作了一天的實驗，結果還是我的誤差最大，這是什麼原因？他們那夥小子，整天嘻嘻哈哈，從來沒有像他這麼專注過，但又為什麼他們的答案總是最接近標準值？」晚風冷冽地朝他吹來，好像在對他嘲諷，治平深深地嘆了口氣。

「嗨！治平大人，嘆什麼氣？」雞蛋拿著球，淋漓的一身，滿面通紅的朝他喊。「怎麼了？實驗做到現在呀！好像真的一樣，想做愛迪生啊！」雞蛋抱以嘲笑的口吻。

「唉！別提了，今天那個實驗測 HCl 的濃度，我做了三次都是 $0.03 N$ ，別人都是 $0.1 N$ 左右，不知怎麼搞的，却祇有我做 $0.03 N$ ，結果被罰留下來整理實驗室。」治平抱怨地說著，口氣中帶著萬般的無奈。

「唉呀！說你古板就是古板，這次明明就是課本的實驗，答案就是 $0.11 N$ 嘛！最接近當然是 $0.1 N$ ，閉眼睛也猜的出來，你就要一步步做，這麼累！總有一天你會覺悟的……」雞蛋用食指鉤了一個圈，「看看我，多結實的肌肉」雞蛋比比他一身的肥肉，「治平老弟！奉勸你一句話，做人做事，世故圓滑一點，像你這樣，好像沒有分軌的火車，總一天會出軌的！」雞蛋愈說愈得意：「瞧瞧我，平常看我 K 過書沒有？課也照聽，考前考古題收一收，各方情報湊一湊。嘿！嘿！考得不比你差吧！」

「是啊！我能有你的一半就好了！」治平有點頹喪。

「說的也是嘛！不過我這幾招的考試訣竅，可以考慮傳授給你一點，祇要叫兩聲師父。」雞蛋頭擡得高高的，聲音中夾著得意的味道。

留下一句話

當我踏入學校時，有如一個遭遇花言巧語的純情少女，走入了結婚禮堂；但當我將踏出校門時，却有如受盡翁婆欺凌刁難的婦人，離婚是最後的方法了。*Why? Why? Please give me a diagnosis.*

Aqua

又是一個星期五，天氣好得出奇，陽光灑著一地的金黃，也照得雞蛋兩頰通紅。

「治平！打球去，別做什麼鬼實驗了，你看！太陽伯伯正張開雙手擁抱你喔！打完球，我負責幫你交報告。」雞蛋一邊拍球一邊說，真是名符其實的球棍。

「不行，今天這個實驗要寫方程式的結果，非得一步一步親手做不可！」治平緩緩的說。

「好了！好了！什麼方程式圖程式的，到時候拿一份抄一抄不就結了，來！師父今天教你一個反手鉤球。」雞蛋擺了一個漂亮的姿勢，不料球忽地飛了出去，一個燒杯應聲墜地，撒了一地的玻璃渣。

「周貫一，實驗室怎麼可以打球？又不穿實驗衣，你準備上體育課是不是？」賴教授怒氣沖天地衝進來，嚇得雞蛋頭低得低低的。

「是！是！教授罵得對！」雞蛋鞠著九十度的躬。

「少來這套，先去寫賠償單，再掃掃玻璃渣！」賴教授語氣緩和了一點。

「是，賴教授，我這就去了！」雞蛋擺出了一個平劇的架式，逗得哄堂大笑，教授搖搖頭，也露出了笑容。

九點多了，治平還在做那葡萄糖實驗，別人的報告早已交了，如今却祇剩他這一組，還在進行中，窗外傳來幾許蟲鳴，已經深夜了，治平感到兩隻大腿似乎已不再屬於他的。

「治平，快十點了，你還在搞什麼名堂！」雞蛋闖了進來「夠了！夠了！別做了，找幾組報告作交集看那一種答案寫的人最多，照抄答案，交差了事。」

「不行，我相信我的答案，何況別人做的也未必對。」治平逕自上交報告。隨手翻了一翻別人的報告，果然不錯，又是他這一組最特殊。

「治平！改一改，別人都寫這種答案，何必自討苦吃？你就幫我一個忙好不好？」

「這我幫不上忙，否則你就交你自己的好了，反正我交我的！」治平變得頑固。

「好！好！依你的，下次答案公布就看你表演了，跟你一組真倒霉！」雞蛋轉身就走。

一週又晃過去了，到了實驗課，教授宣佈：「上次的實驗答案，大家做得都很不錯，惟獨第六組做的太離譜，所以第六組今天留下來整理實驗室。」全班哄堂大笑！

「看看！我的大實驗家，以後呀！多學學你師父的。」雞蛋頗埋怨道，治平頭低了下來，不知是思過，還是在回想上次實驗那一步驟做錯了，竟發生了這麼大的誤差。治平擡起頭，只聽見笑聲仍在實驗室迴盪，治平無奈地搖搖頭，自己真的這麼差勁嗎？看樣子真的要學學雞蛋那種圓滑的調調了。

很快的，學期又近尾聲，普化實驗的期末考是測定一個「Unknown solution」雞蛋這次也緊張了，因為這次課本可找不出答案了！他第一次和治平好好地合作了一番，從滴定實驗到觀察指示劑的變化，他們很仔細的做完了每一步驟，結果算出濃度是 $0.077 N$ ，雞蛋還是不信任自己的答案，到處去收集情報……。

「嘿！治平！慢點寫，根據我打聽的情形，第一組到第三組大約是 0.3 左右，第五、七、八、九大約在 0.2 左右，因此據我考判，答案應該是 0.25 左右，我們連 0.1 都不到，可能又是我們出了差錯。」

「不會吧！我們這麼仔細做，否則再做一次，驗證一下。」治平似乎肯定自己的答案。

「好了！不要再浪費材料了吧！大夥都做得差不多，祇有少數幾個在 $0.1 N$ 以下，要做，這次你自己做，我是非得寫 0.3 不可，否則個交個的。」雞蛋堅定的說。

「這……」治平有點動搖了！「不！我還是要再做最精密的一次！」，不料結果算出來又是不折不扣的 0.077 ，治平用顫抖的手填下了 0.077 ，報告上並註明了1號2號分開做，治平交上了答案，低著頭不敢正視教授的眼睛。

期末考實驗答案今天就要公佈了，這項答案關係著 30% 的學期成績，祇要算錯，治平就得重修了，因為治平平常成績是最糟的。

教授走進了實驗室，「今天宣佈期末考實驗答案。」隨手拿起粉筆，轉後身。治平全身的血液彷彿都快竄出腦袋了，脹得滿臉通紅。眼珠子隨著教授手上的粉筆繞了兩圈，兩個零！後面是七七，是 0.077 ！是 0.077 「啊！」治平昏眩了過去，耳邊隱隱約約地浮起教授的聲音：「這次做得最標準的是第六組的一號陳治平，最差的是二號的周……。」